

东窗聊艺

成志伟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序

——艺术是美丽的

我从事文艺工作，粗粗算来也有 20 来个年头了。倘若从读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算起，则达 30 多年。但我直到不久前，才悟到艺术是美丽的，也是永恒的。它充满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使我在遇到各种灾难和困顿时，仍能坚定地在这个领域里跋涉和苦斗。我不敢说今后就不会去做点其他事情，但艺术与我结下的缘分，今生今世怕是永远解不开了。我敢肯定地说，不论在艺术的神秘王国里布满多少险滩暗礁，我都会执著地在这个迷人的王国里漫游；哪怕是碰得鼻青脸肿，也不会后悔。

我虽然在名义上也是个文艺工作者，实际上干的是文艺行政工作，与真正的艺术创造，还是隔着一层。于是，我只好利用极为有限的业余时间，从行政事务劳动中摆脱出来，短暂地到艺术王国里去逛一逛、看一看，欣赏一下艺术女神的美丽姿容。在赏心悦目之余，随手写点鉴赏、评论类的随笔散记，把这样的作品集中起来编排一下，便构成了这本《东窗聊艺》的主体。

关于书名，我想说明几句。1987年，我居住在北京劲松住宅区，两间斗室，十分拥挤，我的书房与卧室合二而一，晚上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爬格子。当时，一家报纸约我写点系列性文艺随笔，开个专栏。我思考后，决定将此专栏定名为《东窗聊艺》，开篇的题目之下，有一“小引”，曰：“余寓居京东，卧室兼工作室窗临东方。执笔之间隙，可见旭日东升、月明当空。予乃将此组谈文说艺短文，名之曰《东窗聊艺》。”《东窗聊艺》一共写了近30篇，后因报纸改版，就告一段落。现在，我将这组谈艺文章，与其他散见于各种报纸刊物的类似文章编排在一起，组成本书的第一部分，并以这四个字作为本书书名。

除上面讲的第一部分之外，我还将其他两组文章也编在本书内。一组是纵意而谈的文艺短论，既讲艺术也讲道理，且偏重于说理，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文艺评论要讲实话，不能一味地捧，也不能一味地骂，坚持实事求是，才会有真正令人信服给人启迪的文艺批评。这一组文章，我冠以“文艺纵谈”的小标题。

我有个习惯，自己出的书，都喜欢自己写序。也有一些同志编著书籍时，约我写个序文。久而久之，这类文章也有个几十篇。这次，我从中选出10来篇，取个“序文小集”的标题，作为本书的第三部分内容。我编爱这几篇序文，因为它们是借序文的形式，传达我的一些思想感情，既讲了艺术，也涉及其他社会科学，从中可以看出我对艺术之外一些问题的思考。

书是编完了，交给哪个出版社出版呢？倒有几位朋友愿意帮忙。正巧1993年末我去福建看戏，顺便访问了海峡文艺出版社。林正让、林秀平两位总编，给我介绍了海峡文艺出版社的情况，使我进一步了解到该社在困难中扶植高雅文艺，编辑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好书的一些做法，使我很受感动。我想，一家出版社自然要出版些通俗、普及的畅销书，否则出版社无法正常运转。同时，

也应该积极扶植社会效益好、但经济效益差一些的当代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书籍。海峡文艺出版社的做法，是有胆识和远见的，值得肯定和赞扬。所以，我决定将这部书稿送交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对海峡文艺出版社的热情支持与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艺术的天地十分广阔，艺术的学问也十分深奥，要彻底探其究里、洞察其奥妙，非用毕生精力是办不到的。我只不过是个艺术王国的过客，边看边想，边想边写，自然也只能生产一些“日用小百货”，也许对大众的文化生活略有小补。但我有决心尽自己所能，尽量在这个美丽的世界里多采撷一些花朵，奉献给人民，奉献给跟我有同样爱好的人们。

艺术来自于生活。人创造了艺术，而由于有了艺术，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美丽了，更加丰富了。一切热爱生活的人，也必然会钟情于艺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话：

“分工的结果是：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而在广大群众身上则被压抑下去。假如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甚至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出色的画家，那就决不会排除每一个人也可能成为独创的画家的可能性，所以‘人的’劳动和‘唯一者的’劳动之间的差别在这里就毫无意义了。无论如何，在共产主义社会组织中，消除了完全从分工而来的艺术家对于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性的屈服，也使得艺术家不要禁闭在某一艺术的范围内而仅仅作一个画家、雕塑家等等，所以单是他的活动的一个名称就充分鲜明地表现出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和他对于分工的依赖性。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画家，而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活动之一的人。”

这段文字十分精辟地论述了社会的人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以

及现代人和未来人(即共产主义时代的人)与艺术关系的演变。是的，人与艺术密不可分，现代人还处在阶级社会，人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影响到不同政治经济地位的人与艺术的关系也亲疏不一。到了共产主义大同世界，人人在社会地位上平等，那么，人人能平等地享受艺术，人人也能平等地参与艺术创造，甚至成为艺术家。到那时，艺术女神将会闪烁出更加夺目的艳丽光彩。我们企盼着这美好的时代早日到来！

成志伟

1994年3月10日于北京方庄芳星园

目 录

序：艺术是美丽的

· 东窗聊艺 ·

- (3) 创作开头难
- (6) 取题
- (9) 标题的艺术性
- (11) 画像
- (14) 艺术细节的要素
- (17) 艺术细节与人物刻画
- (20) 细节要讲究“这一个”
- (23) 穿针引线的精彩细节
- (26) 三个细节 三种感受
- (28) 细节的出新
- (30) 情节的来源
- (33) 情节：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
- (36) 艺术虚构与胡编乱造
- (39) 张开想象的翅膀
- (42) 夸张的生命在于真实
- (44) 重复：作为创作手法
- (47) 虚与实的辩证法
- (50) 该实则实 该虚则虚
- (52) 倾向的直露和自然流露
- (55) 避熟
- (57) 诗情画意
- (60) 诗歌与爱情

- (63)小说中的爱情描写
- (66)小说中的议论
- (69)小说情节中的巧合
- (73)景物描写的目的性
- (77)精神愉悦与情感共鸣
- (80)“兼收”与“博观”
- (83)“隔”与“不隔”
- (86)奇句与余味
- (88)说“响字”
- (90)正衬与反衬
- (93)擒与纵
- (95)欲抑故扬
- (97)提炼与创新
- (99)情中见理 理中有情
- (101)动则兴 滞则衰
- (103)“化合”与“混和”
- (105)人物表和内容提要
- (107)精细入微
- (110)真作假时假亦真
- (112)对比的魅力
- (115)在对比中显示灵魂的美丑
- (117)艺术的互补共荣
- (119)精心挑选每一个字词
- (124)语言小谈
- (126)“做报告也要讲几句笑话”
- (129)对娱乐性要具体分析
- (131)电影中的艺术辩证法

- (134)小议影视中的空镜头
- (136)画外音的妙用
- (137)影片的“神”与“魂”
- (139)正道与末路
- (141)给道具注入艺术生命
- (143)妙在亦中亦洋之间
- (145)民族化:文艺之魂
- (147)民族化与走向世界
- (150)官能·感情·理智
- (153)艺术的生命力来自革新
- (156)名著改编要出新
- (159)发挥艺术的全方位功能
- (162)思想与人格
- (165)百花与大地
- (168)自我意识与大众意识
- (171)假如把结尾改一改
- (174)“勾魂摄魄”的结尾

· 文艺纵谈 ·

- (179)生活的恩赐
- (182)投身到现实生活的激流中去
- (185)做群众欢迎的作家
- (187)令人忧虑的“性描写热”
- (190)文艺作品中的性爱描写问题
- (197)高格调的爱情描写
- (199)“首先应文化出击”琐议
- (203)在文坛怪状背后
- (206)不要回避生活中的矛盾斗争

- (209)电视剧问题种种
- (211)这样的“三同”要不得
- (213)“死也要死在舞台上”析
- (215)文艺评论的掉价
- (221)生机与危机
- (223)话剧的出路在于改革
- (226)当你走进剧场
- (229)奏响时代的主旋律
- (232)抒写新时期的交响乐章
- (235)戏剧说明书的创新
- (237)欢迎字幕奖
- (238)地方文学刊物改名小议
- (240)令人心颤的哭声
- (242)艺术毕竟是艺术
- (244)求巧反失其真
- (246)写作要严肃认真
- (248)“二十分钟音乐讲座”办得好
- (250)老片复映好处多
- (252)“久久为功”
- (255)锲而不舍 水滴石穿
- (258)练骄功和跑圆场
- (260)功到自然成
- (262)翎子掉落以后
- (263)名人也有烦恼
- (265)清明诗话
- (268)重阳漫笔

· 序文小集 ·

- (273)伟大的鲁迅精神是长存的
——《鲁迅全集妙语录》序
- (276)情诗是诗中不败之花
——《中国情诗鉴赏小辞典》序
- (279)新诗潮中的一朵奇葩
——《爱情朦胧诗选》序
- (281)爱情之花永远鲜艳
——《中国情书鉴赏小辞典》序
- (283)越州自古多俊杰
——《绍兴名人辞典》序
- (285)学习·继承·创造
——董秋芳散文集《我和笔杆》序
- (288)博采众长 独辟蹊径
——《陈秋田美术作品集》序
- (291)《谚语诗》前言
- (293)《人生知识辞典》前言
- (296)《收藏辞典》序言
- (303)诱人的心理学这朵花
——《实用心理学全书》序
- (306)揭丑也要与人为善
——《三丑妙语录》序言
- (308)《震撼人心的四篇争鸣小说选》序
- (310)《弗洛伊德言论精选》序言
- (312)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你了解他和她吗》代序
- (314)《实用艺术菜谱大全》序
- (316)《绍兴百镇通览》序



东窗聊艺

创作开头难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信然。文艺创作也是这么个道理。古人云“发句好尤难得”，因为开头之好坏，直接关系到读者和观众能否一下子被吸引住。如果开头过于平淡，无吸引力，可能使读者和观众一看，就感到兴趣索然而不再往下看了。开头一定要新、巧、美，并要努力做到“首尾相援”，为后面埋下伏笔。正如清人李渔所说：“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做到这样，可算“凤头”了。

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开头就很有特色。首先通过富有北京景物特征的画面，交代了故事的发生地点，然后深入祁家的屋里，展示“四世同堂”家庭的格局与气氛，这是点题。最精彩的，还是数“重整河山待后生”这首主题歌。用的是京韵大鼓曲调，充满民族特色和地方风味；伴奏的却是大型管弦乐队，雄浑壮丽；小彩舞年过 70，演唱得是那么高亢激越、真情感人，与画面一配合，产生了绝妙的效果。这个开头，画面、色彩、声响的处理和谐统一、浑然一体，情景交融、声情并茂，充分调动了电视艺术的多种手段，起到了先声夺人、以一当十的作用，观众无

不赞叹。

电影的开头，一般都是字幕。《咱们的退伍兵》的美工师却在字幕上动了脑筋。电影一开始，伴随着进行曲式的音乐，只见“咱们的退伍兵”这六个字，由远而近，由小到大地排着队在银幕上放射式地映现出来，好像一队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迎面走来。顿时，影院里发出欢笑声，观众被吸引住了。这个开头新颖别致，利用字幕的变化，把片名文字从静态变成动态，且与片名中的“兵”字巧妙契合，真是匠心独运。

用好的开头来点题，这是常见的。还有一种常见的，是用开头来暗示以后事态的发展。最近播映的电视连续剧《风楼》（西安电影制片厂电视剧部录制）开头构思得很好。只见在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上，一辆吉普车和一辆皇冠小轿车在飞驰。两辆车的司机，都怕扬尘扑面，想超车到前面，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惊险”镜头：一会儿吉普车超到前面去，一会儿皇冠车超到前面去，互相竞争，各不相让，最后大家都停下来，司机争吵打斗，待至乘客下车相见，原来是一对老友：副市长佟华和即将选址建设的化工厂厂长齐士风。熟人相见，误会冰释，这场汽车追逐战也就不了了之了。这个开头的好处，从画面来看，似乎是用追汽车的惊险场面来吸引观众，其实这只是表象。两车相争，不只是司机心态的表现，而且是乘客性格的反映，说明这两位乘客也是争强好胜的。虽然双方是老友，一时误会迎刃而解，但这飞车争先事件，分明暗示我们：这对共过患难的老战友，在今后的共事中，在遇到新的问题时，看来还会有一番矛盾冲突，决不会风平浪静的。这是一种伏笔。随着剧情的展开，果然，在化工厂选址问题上，老战友也开始“打架”了。这个开头，显然是精心设计、目的明确的，并不是单纯表演车技、以“惊险”取胜的。

略举几例，不难看出，开头的优劣，对全篇之高低甚至成败，

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此话有理。

到底怎么开头才算好，并无模式可寻，而要根据每部作品本身的特点，进行独特的安排，这才能做到与众不同、新奇巧妙。当然，从已有的作品来观察总结，也可以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比如，有两种开头是常见的：一是“开门见山”，一是“突兀高远”，但到底孰高孰低，却无法定论，只能说各有千秋。至于“高唱入云”、“借宾陪主”、“假物为喻”、“反面扣题”、“翻空驳难”、“联合法”等等，都是开头的方法，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后来有人用短语归纳为这么多开头的样式：正起、反起、翻起、陪起、提纲起、设问起、比喻起、引古语起，等等。

相信还会出现更多更妙的开头法。不过，某一种开头法单独使用，还是不够的，艺坛高手，将会进行综合运用，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样式。但要切记，万变勿离其宗，千万不能脱离内容在开头上玩弄形式上的花样，倘若这样，就适得其反了。

1987年8月

取 题



一部文艺作品成功与否，跟它的题目并无必然关系。但是，大凡优秀之作，其题目也往往新颖别致、含意深刻，作家在取题时是颇费心血的。

不少优秀作品，它的取题与作品主题有直接关联。如鲁迅的短篇小说《药》，这个“药”字，表面上是指用以治疗华小栓痼病的药——人血馒头，实则是暗示我们：辛亥革命没有找到疗救黑暗社会的药方；要想推翻反动的封建统治，必须寻找一种真正有效的“药”，即探索新的革命道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鲁迅还不能明确指出这种“药”到底是什么，但他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提出了社会药方问题，这正是作品的重大主题。《药》这个题目，画龙点睛地说明了主题，可谓一字明百意。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和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也是通过题目就可以明了作品主题的。

好的题目，往往含意深远，耐人寻味。《为了忘却的纪念》是鲁迅一篇著名杂文的题目。从字面上看，这个题目一下子不大好理解，既要“纪念”，又是“为了忘却”，似乎是互相矛盾的。但是，正是在这种表面的矛盾中，蕴藏着极为深刻的内涵。这篇文

章是为纪念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左联”五烈士而作。作者说“忘却”，并不是真要忘记这些革命烈士，而是说：要把因烈士牺牲而带给作者的极度悲痛强压下去，不要让过份的悲怆过久地牵制了自己的精力，而应该竭力“将悲哀摆脱”，挺起胸来向敌人发起更勇猛的进攻。“为了忘却的纪念”，实质上是说，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烈士遗志，以更辉煌的战斗实绩来哀悼屈死的青年，以新的胜利来作为对已死者最好的纪念。短短七个字的题目，表达了作者对反动派的强烈愤怒，对革命青年的无限痛惜，和自己决心“更奋然而前行”的坚定信念，真是内容丰富、感情炽热、深沉含蓄，非常发人深思，令人过目难忘。

文艺创作要用形象思维，不仅内容要求生动形象，取题也要尽量讲究艺术性。冰心有一篇作品叫《我们把春天吵醒了》，题目采用了拟人手法，十分新鲜优美。毛岸青和邵华的散文《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其题目则运用了比兴手法，表达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杨开慧烈士的真挚热爱，寓意深长，充满诗情画意。像这样的题目，由于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哲学论文。

作品的题目，还应该构思巧妙，努力做到与众不同，独具风采。有一首诗，题为《秋天的电话》，内容写的既非“秋天”，也非“电话”，而是写的“春雨”。原来，作者发挥了丰富的想象，把春天的雨丝比作是与丰收的秋天进行联系的电话线，故而取了这样一个题目。读完全诗，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取题的巧妙别致，真是耐人寻味。如果把题目改为《春雨》，那就太直了，反而觉得平淡寡味。

要为作品取上一个好题目，是要下一番功夫的。现在，有些文艺作品不仅内容重复，题目也不新鲜。有的题目太俗，如“××的春天”、“××秋色”、“××晨曲”，只要填上不同的地名就行